

让博物馆流动起来

本报记者 乔欣

国家文物局在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前下发的通知中有这样一段话: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博物馆“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加深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民族、地域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的了解,并尊重、促进优良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护与弘扬。

在博物馆免费开放的背景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参观者走进博物馆,然而,如何让博物馆更加亲民、贴近大众;如何使博物馆更加积极地由馆舍天地走入大千世界?目前我国博物馆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是一种积极的实践。

博物馆进校园

5月17日,天津博物馆在南开大学的学生活动中心,运用图片资料、甲骨实物模型、幻灯片、舞台剧等形式,向前来参观的同学讲述甲骨与天津的故事。天津博物馆工作人员边静介绍,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与记忆”。天津博物馆针对这个主题走入大学,通过展品和故事的串联,把这段历史介绍给学生,不仅让他们了解更多文物和历史的知识,同时也使他们切身体会到收藏家、学者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才将这些保留下来给后人,希望能够唤起参观者对历史和文物的珍视。

“马家浜文化时期生产的陶器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器物外壁是红色,内壁呈黑色,或表红胎黑……”这是“国际博物馆日”当天,浙江嘉兴博物馆走进当地的一所中学给那里的学生讲解的场景。他们带进校园的展品是根据博物馆馆藏制作的33块展板和20余件能够代表嘉兴史前文化的文物标本,标本中包括了2010年国家重大考古发现的马家浜遗址出土的文物。博物馆工作人员现场“鉴宝”,向学生传授辨别马家浜、崧泽、良渚3个不同文化时期陶

器制作的方法。

目前,越来越多的博物馆设计了进校园的展览项目,其效果良好,吸引了不少在校学生对历史与考古知识的兴趣,一些博物馆进校园的活动甚至吸引当地其他学校学生慕名前来参观。

天津博物馆宣教部负责人表示,博物馆进校园、进社区,无论对博物馆还是对社会民众来说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些学生或者社区居民受客观条件所限,专程到博物馆参观并不方便。博物馆尝试着把自己的展览送进学校、社区、厂矿、农村、军营,不仅能够让更多观众直观地认知和感受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同时也更好地履行了博物馆教育公众的职责。在天津博物馆参与此类活动的除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高校的志愿者也当起了讲解员。从一个大学生到一个博物馆的志愿者,他们表示,这个过程也让他们收获良多。

热闹背后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目前博物馆进校园、进社区之风风火火,但热闹背后仍存在着需要注意的问题。一些博物馆习惯了端着高高在上的架子,再加上已经形成惯性的保守思维,所以在设计进校园、进社区活动时缺乏以受众为本的理念,导致展览也往往流于平淡。譬如,大多数流动展览的方式是借助展板或者幻灯片演示,形式比较单薄且缺乏趣味性,很难吸引受众;同时,无论是进校园的展板还是进社区、进农村的展板,内容大多千篇一律,这就意味着无论受众的年龄、教育程度、性别、职业是什么,大家看到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展出内容缺乏针对性,自然也难免有不好的反响;另外,整个活动只是单一的展示,缺乏与参观者的互动,博

物馆也无从了解受众的需求,对今后如何更好开展此项工作自然也就缺乏相应的参考。

博物馆作为收藏、保管、研究、展示、传播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物证的场所同时具有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社会教育功能。如何使其在流动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这一职能,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针对博物馆进校园、进社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记者采访了湖南省博物馆开放管理部负责人吴翰,该馆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就开设了博物馆进校园、进社区的活动,同样遭遇了上文中提到的问题,他们在近些年的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一些更加灵活有效的方式。

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

业内人士表示,博物馆进校园一方面是为了有效实现博物馆教育的职能;另一方面是希望博物馆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发挥。在现有条件下,制作展板确实是最能行之有效的方式,但展板一定要根据参观对象进行选择与制作。如果是博物馆进校园的活动,展板的内容应该与学校的课程标准紧密结合,通过与学校的合作,使博物馆成为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外需要针对学生的受众特

点,根据不同年龄学生的认知和接受能力策划不同的展示内容与形式。例如中小学生学习比较活泼好动,没有长时间的注意力,这就要求博物馆的宣传模式更加丰富多彩,除了展板内容要更加形象有趣,情景剧也可以引发展览内容与参观对象更多的互动。

博物馆既然担负了国民教育的职能,其展出不能仅仅成为参观者眼中的一场热闹演出,展出一结束,效果如何就不了了之。为了使宣传与教育的效果最大限度发挥出来,湖南省博物馆通常会在活动前期与学校教师进行沟通,配合学校正在进行的教育课程设计展出内容,并且在活动结束后,对老师及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此调查作为今后工作的参考。

吴翰认为,根据湖南省博物馆多年的实践经验,博物馆绝不能坐等观众上门,而应该积极主动地寻求更多民众的了解,让博物馆流动起来,从馆舍天地走入大千世界。除了继续丰富与完善博物馆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厂矿方面的工作,博物馆还可以探索更加广阔流动的形式。吴翰举例,目前湖南省博物馆正在筹备展览资源出借事宜,通过拟定明确的主题,例如具有湖南地域特点的马王堆汉墓,

博物馆围绕这一主题制作相关的书籍和光碟,根据藏品制作仿制品,这些都可以出借给学校,成为教师授课的辅助教材。

在履行社会教育职能与服务观众方面,国外博物馆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曾经在大英博物馆进行过交流学习的业内人士焦丽丹介绍,他们通常会按照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同对参观者进行分类,再在展前、展中、展后对参观者进行抽样分析调查,根据这些反馈信息,确定和调整展览的内容和形式。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强参观者的主人翁意识,还能有效增加博物馆与参观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在他刚刚出版的《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一书中写道:近10年来,全球范围内博物馆的工作重心在悄然发生着转移,在很多情况下,博物馆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新文化势力,开始以各种姿态呈现。国际博物馆界开始摒弃独善其身的博物馆发展理念,寻求在坚守博物馆核心价值的前提下,使博物馆文化与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之间建立平衡与和谐的关系,使弘扬博物馆文化成为社会共识。在这方面,国内博物馆还需加大探索。

对博物馆的学术思考

张柏

根据《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确定的定义,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它为教育、研究、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极其丰富,又有注重人文,重视祭祀与收藏的传统,为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

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近年来,随着公众对于博物馆事业关注程度的不断增大,博物馆事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在体系、藏品、展览、科研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科技的进步,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博物馆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文物保护领域,博物馆在继承中华传统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的基础上,积极推广和应用现代科技成果,运用多种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对金属、纸张、漆木、丝织品等各类文物和动植物标本等进行有效保护。

自2004年起,经文物管理部门认定了敦煌研究院等12家重点科研基地,使这些重点科研基地在博物馆馆藏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成果推广等方面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同时,经过多年的努力,博物馆界也涌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和研究成果。中国博物馆学会等单位积极组织专业人才培养,开展学术研讨,先后出版数十种学术刊物、博物馆学论著和多学科、多门类的研究成果。

传统上,历史类博物馆和地方史志类博物馆的专业人员,除了在岗位上自学成才者之外,主要是来自高校考古、历史以及美术等专业的毕业生。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博物

馆专业的毕业生,包括部分硕士生和博士生,充实到各级各类博物馆。这些具有专业学术水平的人才为博物馆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目前,提高博物馆的科技创新能力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科学思想的培养。博物馆行业的科学意识总体而言是比较淡薄的,急需补上这一课。必须通过努力学习增强科学意识,形成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理念、科学的态度,并运用科学的方法促进博物馆的科学发展。

其次是研究层面,要更加注重开发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工作的科技含量。人才队伍建设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当前在博物馆机构从业人员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只占15%,学术研究人员总体水平不高,人才的总量、结构和素质均不能适应博物馆发展的需要。

自实施免费开放以来,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能力被客观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要以一级文物藏品建档为突破口,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全面完成馆藏文物清库、登记、建档、备案等基础

工作,切实掌握馆藏文物资源状况,加快藏品管理信息化的步伐。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对藏品的研究,深入挖掘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为藏品的合理利用奠定学术基础。

博物馆素有注重人文关怀、关注道德宣教、传播科学知识的优良传统。当前的博物馆不仅要努力打造成富有吸引力、亲和力 and 感染力的神圣的文化殿堂,也应当成为充满人文关怀的温馨家园,成为政府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社会贡献率高的公益事业载体,要让民众从博物馆的工作成果中真正得到实惠。

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举行模拟考古活动,图为小朋友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仔细地从事石骨块里慢慢“发掘”宝藏。
新华社记者 周华摄



三峡坝区唯一公立民俗博物馆落成

据新华社消息 以展示三峡库区民情风俗沿革发展的湖北省兴山县民俗博物馆日前正式开馆并免费向公众开放。据介绍,兴山县民俗博物馆也是三峡坝区目前唯一一家公立民俗博物馆。

据兴山县文物局工作人员介绍,博物馆占地2937平方米,依托三峡库区最后一个迁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夫民居”为展示平台。馆内两栋民俗主建筑原址位于三峡库区淹没线下的昭君镇,为原物搬迁复建。

博物馆汇集了千余件展品,

主要有体现三峡库区历史文化的家具、生产工具、木雕石刻和手工艺精品。其中展品“千工床”因制作时间长、工艺复杂而最具特色。据介绍,制作一张“千工床”需要多位工匠,从女儿出生时开始制作,直到出嫁前才能完成。

据了解,三峡文物保护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涉及考古单位最多的文物保护单位。随着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基本建成,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已由抢救性发掘转向保护利用的“后三峡”文物保护时期。(刘紫凌 冯国栋)

古代玩具珍藏



今天的小朋友有各种颜色丰富、类型多样的玩具,那么古时候的儿童玩具又是什么样子呢?“六一”儿童节之际,本刊编辑整理了一些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玩具珍藏,以飨读者。

- 图一 弹簧小人,清,高8.5cm。
- 图二 长方嵌石镀金鸟音筚,19世纪末,法国制造,长30cm,宽41cm,高71cm。底座内装有控制鸟活动和鸣叫的机械装置。上弦开后,随着音乐响起,笼中两只栖息的鸟开始转头并同时开鸣叫,翅膀和尾部不时抖动,树上的蝴蝶振翅欲飞。鸟音筚是故宫所藏机械玩具中的一个主要品种。
- 图三 “刘海戏蟾”泥人,清晚期,高9cm,高15cm。此塑像取材于我国“刘海戏蟾”的神话传说。泥塑刘海右手执钱置于胸前,左肩扛一盒子,内有一蟾蜍,露出半个身子。
- 图四 蒙古象棋,清,匣长27cm,宽27cm,又名沙特拉,据说元初传入蒙古,其造型、走法与国际象棋相似。棋子中骑马武士相当于将、狮子相当于炮、马拉车相当于车、骆驼相当于象、站立的马相当于马、端坐的人相当于卒。
- 图五 小纺车,清,长14cm,宽8cm,高18cm。

作为一种文化载体,面具曾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成为一种纵贯古今的重要文化现象。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出现的面具,其造型、功能也各不相同。在古蜀文化中,面具被赋予了独特的内涵,是古蜀先民精神世界的折射。在金沙遗址博物馆中,陈列着两件黄金面具,其中一件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同时期形体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金面具。在灯光映照下,它们显得神秘与华贵,似乎在向人们静静诉说着古蜀金沙的传奇故事。

两件金面具先后面世

2001年2月,在成都市区西北金沙村考古工地上,一块露出金色的泥土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拨开泥土,原来是一件小巧玲瓏的金面具,器高3.7厘米,宽4.9厘米,厚0.01厘米至0.04厘米,重5克,圆脸圆眼,双眼、大嘴镂空,鼻梁高直,嘴形似乎略呈笑意,富有极其神秘的色彩。小小的金片竟能雕琢成如此写实的人面像,精致的做工让人们惊叹与佩服。2007年2月,在时隔6年之后,金沙遗址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因为在离小金面具不远的一个小圆坑内,考古学家又发现了一件已被揉作一团、不能辨识器型的金片,经过初步延展后,一双大大的眼睛露了出来……这也是一件金面具!这件金面具形体较大,宽19.5厘米,高11厘米,厚0.04厘米,重46克。其造型与小金面具有所不同,面部呈方形,额齐平,长刀形眉凸起,大立眼,三角形鼻高挺,长方形耳,耳垂穿孔,显得十分威严。

此外,对两件金面具进行化学成分分析表明,两件器物都是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含金量均超过80%。其制作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先用自然砂金加工,热锻成型,然后在专门制作的模具上进行锤揲加工,并采用了剪切、打磨、雕刻、镂空、抛光等多种手法,堪称同时期金器加工艺术的经典之作,同时也证明了该器物对古蜀先民的重要性。

金面具用于宗教祭祀

两件金面具均出土于金沙遗址祭祀区内,这里是古蜀王国前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约公元前1200年至前650年)一处专用的滨河祭祀场所,面积约1.5万平方

神秘的金沙黄金面具

米。在这一区域内,目前已发现了60多处与祭祀相关的遗迹,出土了6000余件制作精巧的金、玉、铜、石器,以及数以吨计的象牙、数千枚野猪獠牙、鹿角和陶器,这些珍贵的器物都是古蜀先民用来奉献给神灵的神圣祭品。其中,在大金面具出土的小圆坑内还发现了许多红色的泥土。为什么这些土会是红色的呢?这是因为土里面掺杂了大量的朱砂。远古时期,人们认为器物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朱砂就是这些器物在奉献给神灵之后所流出的血液,这实际上是古代血祭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因此,金面具很可能是古蜀国举行神秘宗教祭祀活动时所使用的。

经过考古学家的仔细观察,金面具表面虽打磨得十分光亮,但内壁却较为粗糙,且两件面具大小不一,因此,很可能不是用于活人佩戴的,那么,它在祭祀活动中到底是怎样使用的呢?考古资料显示,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两个祭祀坑中曾出土了6件金面具和24件铜人面具,除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外,国内其他地区尚未发现过此类型的金面具。三星堆的金面具出土于祭祀坑内,是用生漆加黏土调和而成的粘剂粘贴在青铜人头像上的,这种粘剂在金沙遗址出土的很多器物上也广泛使用,因此,专家推测,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很可能是粘贴在青铜人头像或木质人头像上的。

关于铜人头像,有学者认为是“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巫师形象”,还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代表不同世代或不同身份的接受其祭祀的地域形象”。而中国古代巫师佩戴面具,主持祭祀仪式

的记载在文献中早已有之,说明这是一种相当久远的习俗。巫师在降神过程中戴上面具,以仪式、献祭或歌舞的形式祈求神灵降临,与神灵融为一体,便能代表神灵说话。此外,面具又是神灵降临时寄居的场所,人们可能将其陈设于宗庙或祭祀场所内,以随时迎接神灵的降临,并接受人们的朝拜。面具在古蜀人的精神世界里,不仅是一种通神的工具,更是一种娱神的法器,以极其珍贵的黄金面具覆盖于青铜人头像上,不仅显示了其崇高的地位,更是为了让神灵欢娱,以此得到神灵的庇护。它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揭示了古蜀社会祭祀活动的昌盛,反映了古蜀先民独特的心理和精神世界。

金面具溯源至今成谜

值得注意的是,金面具目前在中国先秦时期仅见于古蜀文化中,是古蜀青铜文明特有的文化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蜀文明浓郁的地域特色。有关这一文化现象的溯源至今还是一个谜。在国外,早在公元前4000年

至前3000年,古埃及和西亚地区就出现了大量的黄金饰品,并向地中海沿岸、中亚、南亚等地迅速传播,迈锡尼古墓(约公元前1500年至前1400年)中曾出土过一件黄金葬礼面具,埃及及图坦卡蒙王陵(约公元前1350年)内也曾出土了一件黄金面罩。有学者据此认为成都地区发现的金面具很可能是通过古代印度地区和中亚的途径,从古代的西南夷通道、蜀身毒道(被称为西南地区的“丝绸之路”)、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吸收了西亚近东文明的类似文化因素,由古蜀人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加以改造创新而成。但是,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尚未能证明这条通道在当时已经开通。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成都地区古蜀文明自成系统,有着自身的溯源和发展演化轨迹,金面具体现了基于中原技术的地方文化因素。那么,究竟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体现的是西亚近东外来文化因素还是自成体系?这还需考古学家们作进一步的考证。

(图由金沙博物馆供稿)



大金面具